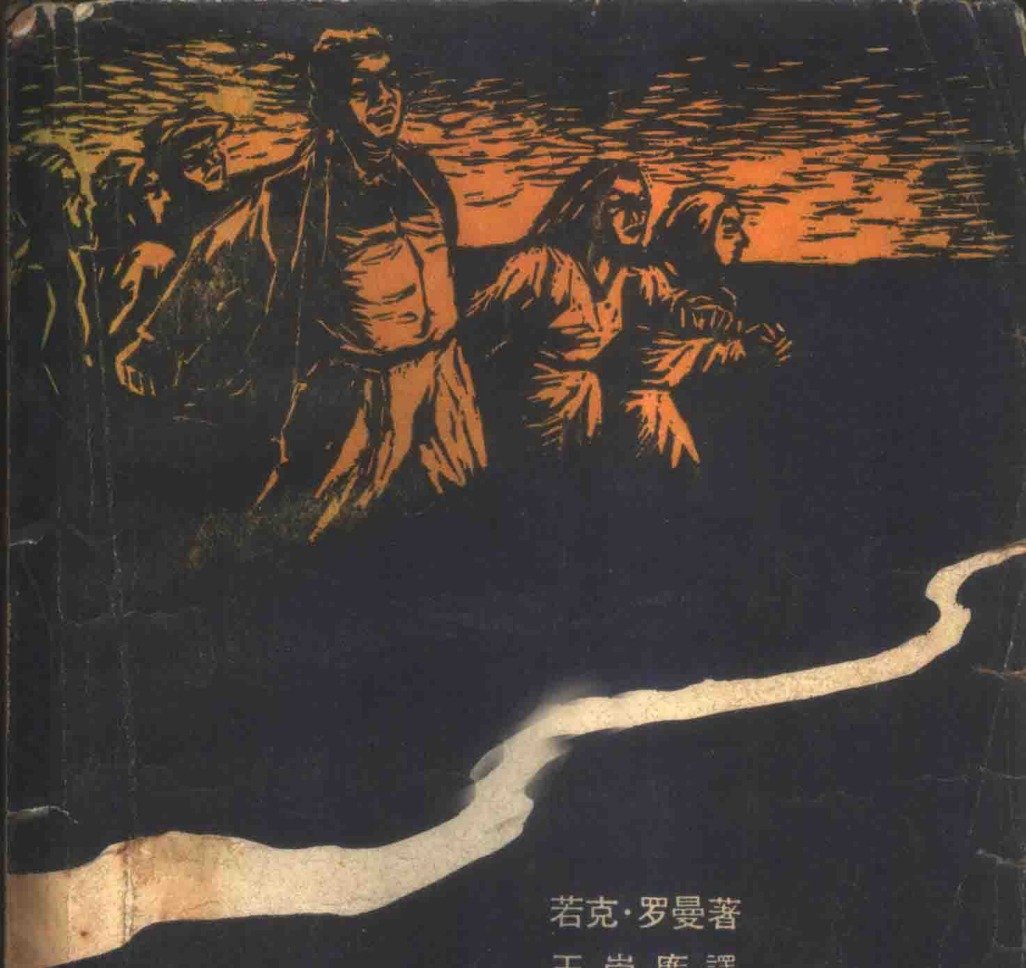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若克·罗曼著
王崇廉译

露水的主人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, moody photograph of a landscape. A light-colored, winding path or stream cuts through the dark terrain. In the upper left, there are trees with autumn-colored leaves in shades of orange and brown. The overall tone is mysterious and contemplative.

陈忠实著
陈忠实著

露水的主人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露水的主人

若克·罗曼著
王崇廉译



露水的主人

〔海地〕若克·罗曼著

王崇廉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6印张

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7,500 定价(4) 0.45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拉丁美洲海地黑人生活的小說。

海地是一个农业国。善良勤劳的海地农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。他們渴望着幸福的日子。但是他們受到宗教傳統的束縛，除了逆來順受、靠天吃飯之外，不敢作其他違反天意的“非份”之想。本書主角馬紐埃尔是一个曾在古巴割过十五年甘蔗的青年工人，受过古巴工人罢工运动的影响，眼界开闊，認識清楚，敢想敢作，不計个人得失，敢于違抗“天意”，破除对神的迷信，引导他的同胞們对天旱进行斗争，調解乡亲们之間狹隘的私仇，在他們心里播下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的种子，并且开了花結了果。

在这本書里，作者用絢致感人的笔触，浓郁的色調，描繪了在只知压迫掠夺、不問人民痛苦的資產階級政府統治下的海地黑人的悲惨境况，表現了他們的生活、思想和愿望，并着重地刻划了一个覺醒了的黑人青年的动人形象，从而闡发了一切受压迫者必須团结起来，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。

ЖАК РУМЕН
ХОЗЯЕВА РОСЫ

譯自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№ 1 1956

“我們都要死了……”老黛莉娜說，把一只手插进砂里去。“我們都要死了，”她又說，“野兽、植物、人，都要死了，耶穌啊，圣母瑪丽亚啊……”砂粒从她手指縫里漏下去。这种砂常常被热风刮起来，抛到顆粒不收的小米地里，抛到被赤練蛇咬坏的仙人掌构成的高篱棚上，抛到变成棕黃色、仿佛蒙着一层铁锈的南方的洋槐树上。

道路上揚起一大片灰尘，老黛莉娜蹲在她的茅屋前面，低垂着眼睛，节奏均匀地搖着头；她的薄紗头巾歪在一边，露出一絡白发，它仿佛是用从她指縫里象数着貧穷的念珠似地溜下去的砂子扑过的。她重复着說：“我們都要死了，”接着又向仁慈的上帝哀告。可是徒然；要知道，这么多不幸的人都声嘶力竭地向他呼吁，仁慈的上帝听見他們的哀号，是会吓得堵起耳朵叫喊的：“这是什么魔鬼的鬧声啊！”人只有依靠自己，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。

黛莉娜的丈夫彼耶奈麦坐在葫芦树下椅子上抽烟。烟气和他毛氈氈的白胡須揉合在一起，在风中飄动。

“是啊，”他說，“黑人真命苦。”

黛莉娜裝做沒有聽見他的話。

一群烏鴉歇在仙人掌上，發出嘶啞刺耳的呱呱聲。忽然，它們一齊飛起來，象一些黑煤塊，沖到被太陽烤焦的田野上去了。

彼耶奈麥叫道：“黛莉娜，黛莉娜！”

她一聲不響。

“老太婆！”他又叫。

她抬起了頭。

彼耶奈麥帶着疑問的神氣揮着煙斗。

“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，對不對？你說呀！天地是不是上帝創造的？”

她勉強點了點頭，表示同意。

“那麼，如今土地在受苦，土地在鬧窮，可見苦難和貧窮也是上帝創造的。”

他得意揚揚地吐出一團團濃煙，一縷長長的口水帶着噁聲落到地上。

黛莉娜憤憤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別煩我，你這個該死的。難道我操心的事還少嗎？我自己知道什麼叫貧窮。我命里該死。我從娘胎里就帶來了貧窮。干嗎還要我咒天罵地！”

隨後，她懷着深沉的悲傷，溫柔地對丈夫說：

“彼耶奈麥！我的愛嘮叨的黑人！……”

她的眼睛里充滿了淚水。

彼耶奈麥變聲變氣地咳嗽起來。他分明是想說點什麼。

但是悲苦象胆汁一样涌塞到喉头，使他感到窒息，所有要說的話都变成了伤心話。

黛莉娜吃力地站起来，似乎想伸直她那被岁月压弯了的背梁。苦难在她的黑脸上刻滿縱橫交錯的皺紋，她的臉就象一本翻到描叙灾难的篇頁的書。但她的眼睛依然保持泉水一般的清彻明亮，彼耶奈麦不由自主挪开了自己的眼光。

黛莉娜走了几步，进了茅屋……

远处，洋槐树林后面，在远山的模糊輪廓已經消隱了的曠曠画面上，騰起大片的蒸气。天空万里无云，光亮夺目，象一块燒紅的铁皮。茅屋后面，一座圓形的山崗上盖着一些稀疏低矮的灌木，好象一个头发豎得象胡椒莢一样直的黑人小孩的头；再过去一些，是另一座山岡，它的黑色側影呈现在天空的背景上。这座山崗被一些发亮的裂罅切得四分五裂；水和风把石头山坡弄得遍体鳞伤，露出大地的骨絡……

是的，人們犯了一个絕大的錯誤，伐光了附近的树林。彼耶奈麦的父亲、饒沙法特·讓·饒采夫在世的时候，那山崗上还长着密密层层の树木。可是后来，人們为了开辟菜园把树林燒光了；在高地上栽培豌豆，在斜坡上种植玉米。

这些真正的黑人，这些庄稼汉的工作是很繁重的，他們知道：要吃到一块面包，必須用繁重的、奋不顧身的劳动把它从土地手里夺过来。土地对待他們就象女人一样，她起初抗拒，但力量和权利是在男人方面，于是她屈服了，說：“隨便你吧。”

那时候，人們都友爱互助，象一只手的五个指头，在收割庄稼或平整土地的时候，村民們組織了公必达^o。

彼耶奈麦站起来，晃晃悠悠地向田里走去。灌溉渠里填满了麻屑一般的枯草。长长的芦苇茎早已弯到地上，和泥土混在一起。渠底裂隙纵横，好象一只旧陶罐，现出腐烂植物的暗绿色光泽。可是，不久以前，渠里还有水流过，在阳光下闪耀；汨汨的流水反射出快活的亮光，仿佛明晃晃的刀面。那时候，小米长得很密，从道路那边很难看得见茅屋。

“唉，这个公必达，”彼耶奈麦回忆着。他记起了这样一件事：

一天清晨，他急匆匆地赶到带领各个小组的朋友们集合的地点去。带领小组的都是些非常勤劳的人：裘芬汀，包赛茹尔，阿列斯頓堂兄，庇耶列里斯，基也道涅，梅里恩舅兄，福尔久涅·讓·布阿隆教亲^②；跟他们一起的还有西米道尔·安杜昂，一个快乐的歌手，废话大家，十个多嘴饶舌的女人凑到一起也不及他罗苏；不过说实在的，他说那些废话丝毫没有恶意，只是为了逗乐。

他们走到长着浓密的几内亚草的田野上。（光脚齐脚踝被露水濡湿、清晨的凉意、苍白的天空、远处野珠鸡的叫声……）黑丛丛的树木披着仍然包裹在凌乱阴影里的树叶，渐渐显出平常的颜色，泛着绿油油的光彩。淡黄色的云朵象头巾似地包着山巅。大自然睡醒了。一群噪聒的乌鸦好似一把向

① 公必达是村民们为协力耕作而组织的临时团体。——俄译者注

② 基督教徒子女受洗时，由亲友当中二人为受洗者取一教名，并负责受洗者宗教方面的教育，此二人即为受洗者之教父教母。教亲即指子女之教父或教母，但也常用来泛称友人，以示亲昵。

上抛起的石子，忽然从蘿桑拉家院子里的羅望子樹上飛起來……

包勃林、他的妻子蘿桑拉和他們的兩個兒子招呼着來人。他們說：多謝弟兄們；但這樣說只是為了禮貌，因為這裡的人都樂意互相幫助；今天我在你田裡干活，明天你到我田裡干活。

互助，不正是受壓迫者之間的友誼的表現嗎？

幾分鐘之後，西密恩和德里斯卡帶着二十多個青年人來了。

蘿桑拉在羅望子樹下忙着做飯，鐵鍋和大洋鐵罐裡傳出水燒開了的快樂的咕嘟聲。黛莉娜和其他女鄰居等會兒就要來給她幫忙了。

男人們扛着鋤頭，向工作地點走去。需要清理的菜園在大路轉彎的地方，圍着一道交叉編織起來的竹籬笆。籬笆上亂糟糟地爬滿了蔓生植物，開着彩色的和白色的花朵。金黃色的阿索羅西斯花裡露出紅色的、天鵝絨般的子房。

他們拉開了籬笆門。門旁柱子上有一具白森森的水牛頭骨。他們一邊走，一邊用眼光打量要做的工作：土地荒蕪了，野草和蔓生植物糾纏在一起，然而地是好的。它會重新變得象剛剛刨過的桌面一樣平整。那一年包勃林打算種茄子。

“停！”各個小組的領導人發出了命令。

安杜昂把鼓帶跨在肩頭上。彼耶奈麥站在他的一隊人前面。安杜昂用斷斷續續的鼓聲宣布工作開始；在他的迅速的击鼓聲中，一切節奏都加快起來。他們動作一致地舉起鋤頭，

阳光在鋤头上一閃而过，仿佛一道彩虹在他們頭頂上灿然一現。

安杜昂的宏亮而嘶啞的聲音响起来：

挖啊……

鋤头同时发出低沉的打击声，插进土壤，挖开了不适于种植的表土。

她說：“先生，您要当心，

当心別把我拋棄。”

男人的队伍向前移动着。安杜昂的歌声在他們手上获得响应，急驟的鼓声在他們血液里燃起了火焰。

突然，太阳出来了。光荣和尊貴，天空的主宰，白昼的明灯！它溫和可愛，比雛雞的絨毛還要柔軟，它发出不太明亮的光輝，微微帶着藍色，在黎明时分的涼爽中，从起伏的山巒后面升起来。“黑人們欢迎你。他們揮舞着鋤头，从穹蒼中凿下一片片灿烂的阳光。木菠蘿^①树的交叉錯落的枝叶，好象全身打滿了蔚藍色的补釘。在夜色中泛着微紅的郁金香，現在簌簌地放开火焰一般的花瓣。它們都在欢迎你。”

各个菜园里的雄鸡此起彼落地叫个不停。

劳动者的行列不断向前推进，他們齐声唱起了新的伴唱：

挖啊！

我問呀：

“誰在茅屋里？”

① 是桑科屬的一種植物，在樹干和粗枝上生有可吃的聚合果，重達五十斤。

教亲答道：

“我和我的外甥女。”

停下，嗨！

鋤头紧握在他們手中，閃着亮光，从他們头上飞过，帶着准确估計好的力量，插到土壤里。

我在那里面呀，

举起来，嗨！

沒有比公牛更可怕的公牛呀，

举起来，嗨！

在鼓皮中央敲出的鼓声和人們的動作之間，形成了不斷的循环：鼓声强烈地震撼着他們全身，渗透到最深的血管里，使他們肌肉里充滿新的力量。

歌声充溢着阳光絢烂的早晨。风儿把歌声带到山崗那边貝依威尤高地，带到弗朗西婭教母那里。这时候，她正在她的茅屋旁边，爬滿野葡萄的凉棚下面，把玉米撒給家禽吃。家禽拍着翅膀，吵吵嚷嚷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的弗朗西婭教母常常朝平原上傳来嗡嗡声的地方轉过身去，然后抬起头，巡視一下沒有一絲云影的天空，这仿佛不是天空，而是一只沒有一滴水的、翻轉来的瓷碗。

歌声飞向芦苇丛，沿着水渠，飞到深山里人們凿出的泉眼那里。泉水在羊齿植物丛中淙淙作响。依賴泉水生长的羊齿植物使周圍充滿浓郁的香气。

这时候，也許有一位年輕的黑姑娘：依丽席尔，苔莉莎，或者盖娥尔金娜，正在把她的罐子里裝滿水。当她从水里走出

来的时候，冷水在她腿上留下两圈紅印，仿佛一对脚鐐。她把水罐放进柳条籃，把柳条籃頂在头上，沿着潮湿的小路走去。远处震响着鼓声，好象蜂房里蜜蜂嗡嗡的叫声。

“等会儿我就去，”她喃喃地說。“他一定会在那里等我的。”（他是指她的情人。）

一种甜蜜的痛苦沁入她的心头。于是她迈开大步走起来，用手的动作保持身体的平衡。腰肢在优美地摆动。她的脸上浮着微笑。

洋槐树林上空飘浮着縷縷青烟。燒炭的人正在林中空地上扒开燒炭堆。他們把新砍的树枝堆起来，盖上一层泥土，用小火把树枝燒成木炭。

树木生来是为了和阳光相处，与风雨为伍的。它們把根鑽到肥沃的土壤深处吸取养料，从养料里获得力量。它們似乎永远沉浸在深沉恬靜的梦境里。树汁隱秘的运动使它們在炎熱的中午輕輕叹息。树木是有生命的东西，它們了解云彩的奔馳，它們也能預知暴风雨，因为鳥儿把窩筑在它們身上。

艾司汀瓦尔用手背擦擦发紅的眼睛。灰燼中，断肢裂体的树木只剩下燒焦的骸骨：一袋木炭，妻子将要把它拿到布凱特鎮上去卖。

多么遺憾，他不能响应歌声的召喚。烟噲得喉嚨发干，嘴里苦得象嚼着一团紙。說真的，喝一小杯泡肉桂的，不，最好是泡茴香的燒酒，对他倒是沒有害处的。来这么一口辣到胃底的好酒，就能叫人精神抖擞起来。

“蘿桑拉，亲爱的……”他想說。

蘿桑拉知道他的弱点，她微笑着，沒有給他扇子，却遞給他一份离杯底三指高的酒。

他吐了一口粘唾沫，又开始翻动混和着灰燼的土堆。

快到十一点鐘的时候，公必达的紧张气氛沒有了。听不見众口同声的大合唱。歌声里也失去先前那种力量，它飞揚起来，立刻又无力地落下去，仿佛被剪掉了翅膀。有时候它重新划破寂靜，但接着又靜息了。鼓声还响了一些时候，但在它变得含糊了的声音里，現在已經找不到清晨安杜昂那么熟練自如地敲出的热情号召。

这不仅是因为他們需要休息（鋤头一分鐘比一分鐘更重，疲勞象馬鞍一般压在他們变麻木了的后脑上，太阳又炎热难当），还因为工作已經接近結束。但他們只休息了片刻，剛好能吞下一口甜酒，直一直腰干。狂妄自大的富人尽可以把这些山区和平原上的居民罵做黑人游民、黑人流浪汉、黑人穷鬼，因为他們的确穷得連一双鞋子也买不起。可是，呸，讓这些富人見鬼去吧！当我们干起活来的时候，誰也沒有权利責备我們。放心吧：将来我們还要用劳动者强劲脚去踢这些坏蛋的屁股……

艰巨的工作完成了，土地的粗糙面孔被刮光剃淨了。地上滿是連根拔起的杂草。包勃林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后会把它們撿在一起，点火燒掉。杂草和跟蔓生植物纏在一起的灌木的灰，可以用来肥田。包勃林心滿意足。

“謝謝，邻居，”他对每个人說。

“不值一謝，邻居，”我們回答。說着我們已經上路了，可

沒有時間說客氣話：午飯等着我們哩。而且是多好的午飯！多好的菜肴！羅桑拉不是節省得不近人情的人，應當敬重她。凡是氣憤之下說過她壞話的人都趕緊向她認錯：她是個規矩女人，不尊敬她是不行的，而且她是個聰明人，跟她开玩笑也不適合。道路轉彎處飄來食物的香味，殷勤地邀請我們，使我們胃里充滿可以吃到美味食物的愉快預感。

就連安杜昂（前天他對羅桑拉隨口開了個玩笑，結果討了一場沒趣，羅桑拉逼真地敘述了他媽媽的一次輕佻行為），就連他，也張開鼻孔，吸着肉香，贊嘆着，確信地說：

“親愛的包勃林，你有這樣的好主婦真是福氣。”

鐵鍋里、鋁鍋里、菜盆里盛滿加了胡椒的煎豬肉、嫩玉米、鱒魚；如果你想吃大米，喏，雪白的大米飯、上好的豌豆、香噴噴的咸牛肉，任你享用。

此外還有香蕉、甘薯和山藥……要什麼有什麼。

* * *

彼耶奈麥向路邊走去。他倚在籬柵的交叉木桩上。周圍依舊是那幅淒涼的圖畫：密集的灰塵在空氣中旋卷，撒布在仙人掌上，墜落到稀疏的、被齊根啃掉了的枯草上。到處呈現一片光禿禿的景象。

從前，在這個季節里，天空往往從清早起就變成灰色，烏雲四合，孕育着雨水，當然不是太大的雨，噢不，不是那種常見的、當烏雲象裝得太滿的口袋似地裂開來時所下的大雨，而是密密的細雨，下着下着，時而還露出太陽。要讓土地喝飽，這種雨是不夠的，然而它滋潤了土地，為傾盆大雨作好了準備，

使玉米和小米的幼苗潤澤生光，隨後雨過天晴，微風和太陽就來彌補雨水的不足。附近樹上不斷飛起一群群鴉鳥。野珠雞瑟縮地在喝着路旁水洼里的水，當它們被驚動時，就抬起由於受到雨淋而變得沉重發亮的身体，吃力地飛起來。

然後，天氣逐漸變化，晌午時候，粘滯的炎熱籠罩着沒有生氣的樹木和田野；隱約可見的蒸氣象一群蜜蜂似地懸在空中打轉；只有蟋蟀的尖細的鳴聲打破寂靜。

天空碎散成一片片灰藍色的陰雲。接着，陰雲漸漸變黑，在山巒上空沉重地飄浮，閃着電光，發出沉悶的隆隆不絕的雷聲。太陽象一個遙遠的光盤，偶爾在稀少的雲縫中露一下面，射下耀眼的鉛白色的光輝。

突然，地平綫那邊傳來一種含糊的、逐漸增強的聲音，那是狂風暴雨的吼叫。耽擱在田里和扛着鋤頭趕回家去的農民加快了腳步。樹木在狂風連續不斷的呼嘯下，忽然彎到地面；雨帘瘋狂地東搖西擺，從天上垂下來。雨水落到了地上；開頭只是一些溫暖的急驟的水滴，接着，被閃電劈開的黑沉沉的天空就好象變成了暴雨洪流，一瀉而下，壓到地上。

在這種時候，彼耶奈麥喜歡站在有稻草屋檐遮蔽、透空欄杆圍繞的游廊上，望着土地，望着他的富饒的土地，他的流着雨水的果實，他的在風雨的歌聲下搖擺的樹木。收成一定很好。他在灼人的陽光下勞動過許多天。現在雨就是給他的獎賞。彼耶奈麥滿懷喜悅地望着密密的雨絲，听着雨水敲在葡萄棚旁邊石板上的嗒嗒聲。这么多的玉米，这么多的豌豆……一頭肥乳豬，一件新上衣，一件襯衫，也許還有一匹栗色小馬，

只要邻人讓·若克不抬价……

他想起他的妻子。

“黛莉娜，把咖啡热一热吧，”他說。

是的，他要給她买一件連衫裙和一条披肩。这就是人跟土地和諧相处的好处。

他把他的陶質短烟斗装满烟……

* * *

可是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！往事只留下辛酸的回忆。如今田地象死了一样，躺在尘土里，蒙着热灰，这些灰象尸衣似的遮盖了那曾經有过生命的东西。不錯，过去的的生活也不轻松，但人們对未来仍然满怀信心，因为，自从他們馴服了土地，剖开了它的肚子，把它翻过来复过去，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它，讓它象一个女人一样受了孕，就不断地从土地得到滿足：蔬菜、果实、五谷……

彼耶奈麦剛剛想到讓·若克，讓·若克就出現了。他象彼耶奈麦一样老弱无用，牵着一头瘦驢子，在小路上走，繮繩头拖在地上他也沒有看見。

“老哥，”彼耶奈麦招呼他。

讓·若克也用同样的称呼回答他。

讓·若克問起黛莉娜教亲。

彼耶奈麦也問道：

“妞西亚教亲好嗎？”

他們互相道謝。

驢子背上生着一顆大膿疮，蒼蠅歇到膿疮上时，驢子就逗